

从打工仔到开发商

贪婪 是个好东西

贪婪可以让一个人下地狱
也可以让他上天堂

稻尘◎著



贪婪是个好东西

从打工仔到开发商

稻 尘◎著

 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贪婪是个好东西:从打工仔到开发商/韬尘著. 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 2011.10

ISBN 978-7-5430-5810-1

I. ①贪… II. ①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63438 号

著 者: 韬 尘

责任编辑: 雷方家

封面设计: 柏拉图创意机构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85600625

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zbs@whcbs.com

印 刷: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22 字 数: 390 千字 插 页: 2

版 次: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序 想写书的开发商 | 001 |
| 第 一 章 从月薪 1508 元起 | 001 |
| 第 二 章 一夜暴富的神话 | 009 |
| 第 三 章 黑色情人 | 019 |
| 第 四 章 银行也疯狂 | 040 |
| 第 五 章 阴沟里翻船 | 050 |
| 第 六 章 邈邈起步 | 061 |
| 第 七 章 阿 Q 另觅出路 | 075 |
| 第 八 章 第一桶金 | 090 |
| 第 九 章 危机渐起 | 111 |
| 第 十 章 我膨胀的野心 | 123 |
| 第 十 一 章 高利贷谜团 | 143 |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二章 | 栽在“生死弟兄”之手 | 155 |
| 第十三章 | 藏身小旅馆 | 171 |
| 第十四章 | 背井离乡闯深圳 | 186 |
| 第十五章 | 躲债的日子里 | 199 |
| 第十六章 | 一路向北 | 210 |
| 第十七章 | 转战边陲小城 | 222 |
| 第十八章 | 我的预谋成功了 | 238 |
| 第十九章 | 摸着石头过河 | 255 |
| 第二十章 | “烧香”也拿不到地 | 272 |
| 第二十一章 | 钉子户的秘密 | 288 |
| 第二十二章 | 钱的威力 | 307 |
| 第二十三章 | 合作与较量 | 326 |
| 第二十四章 | 谁都有起飞的梦想 | 337 |

序 想写书的开发商

人们从何时开始骂开发商,记不太清楚。只记得我也骂过开发商,并且骂得相当狠。

2000年,我大学毕业,开始在南方一家投资公司上班,待遇不错。在那座熟悉而今变得遥远的城市里,我曾经满怀激情,对未来充满憧憬与美好幻想。我连做梦都没有想过,将来有一天,我会涉足房地产,成为人人痛恨喊打的开发商。

2007年,我的宝贝女儿出生,那种初为人父,有女万事足的幸福感,全天下做爸爸的人都懂。太太做梦都想有个属于自己的房子,于是我咬咬牙,拿出全部积蓄,东拼西凑,终于供了一套房子。那时候,心里恨啊,没有早点买房。搬进新房后,感到舒坦的同时,也开始为柴米油盐,为供按揭而发愁,想方设法做生意赚钱。当人开始变得贪婪时,就意味着灾难即将降临。因为贪婪,我陷入了一个美丽谎言编织的陷阱,一年后谎言破灭,弄得倾家荡产,妻离子散,从此背井离乡开始几近逃亡的生活。

人生在世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,有好有坏,有甜有苦。可能有些故事,能找好友知己倾诉,能向亲人诉苦;有些时候,却不得不独自面对自己的影子,在沉寂中品尝孤独。开发商,这个原本与我毫无关联的阶层,正是在命运的驱使下,让我与之亲密接触,直至密不可分。

从此,我的生活因开发商的身份变得不太平静,特别是每次上网,从来不敢跟别

人说，我是开发商。在很多论坛，提到开发商，网友们的谩骂、砖头、臭鸡蛋等扑面而来。我不禁暗自庆幸，网络是虚拟的。

众所周知的华远地产老总任志强，绰号“任大炮”，是我们地产界的名人。一种说法认为，任大炮是读书最多的地产商，对此我一直嗤之以鼻；又有种说法是，中国人“最想揍的人”中间，老大是小泉，老二是阿扁，而任大炮即排老三，我也不以为然。

首先，任大炮书读得肯定没我多。四书五经，唐诗宋词，我随时可找他唇枪论剑一番，看到底谁读得多，他充其量只能说是读了点书的大开发商。从读书的角度而言，他不如我；从开发商的角度而言，我不如他，华远地产毕竟声名在外。

其次，将任大炮与小泉、阿扁之流相提并论，我觉得有失妥当。在旧社会，最遭人痛恨最遭人骂的是谁？不用说，是汉奸！到现在，最遭骂的又是谁？当然是开发商。任大炮这一鼎鼎大名的大开发商，非要和小泉、阿扁扯上关系，一个日本人，一个搞“台独”的，排到后面，换作是我，就把开发商和汉奸画上等号了。

开发商 = 汉奸！相信这提法没有哪个开发商能容忍，没有人肯把自己和汉奸相提并论。但现实中，开发商这个词确实越来越负面，开发商也越来越招人骂。开发商是否真的都像人们骂的那样？

可惜在中国能写书的开发商不多，万科的王石算一个，不过我估计看的老百姓应该不多。写书本来是件好事，但要看老百姓买不买账。记得早几年就有人在某论坛财经版发帖撰写《新史记·奸商本纪·王石传》，表面说的是王石，实质骂的是开发商，越写书越找骂。

名人写书水分可能较多，说内容完全真实，就有点辱没读者的智商了。我不是名人，至多就是一个读了点书的小开发商，都说同行是冤家，所以想和任大炮比比读书，和王石比比写书。套用别人的话说，比得过或比不过水平问题，而比不比是态度问题，水平允许有限，但态度绝对要端正。开发商，其实也很真实的。

第一章 从月薪 1508 干起

临别前,父亲将一个鼓鼓的信封往巴总裤兜里塞。巴总先是说一番我和某某书记谁跟谁之类的客套话,而后拍拍我肩膀笑着说,小伙子,学金融前途大大的有!然后对我父亲说,这社会找工作甭管什么国有私有,上头现在还没闹明白到底是国有好还是私有好。我想,他大概的意思是反正哪里待遇好,就上哪。

千禧年 2000 年的春天,跟往年的春天没什么不一样。对我而言,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十年寒窗苦读,我即将告别学生年代,参加工作。

面临毕业的莘莘学子,对即将踏入的社会多少有几分好奇,也有憧憬,满怀激情。在此之前,我时常思考一个问题:将来的某一天,我会在哪里?在做什么?

毕业前夕,很多同学都提前开始寻找用人单位,父母亲也很早就替我谋划出路。毕业即失业对我来讲,是个稀有名词。

从小到大,我总认为有父母在,一切都没问题。成绩不好,考不上大学,花钱进重点高中复读;复读考上大学了,专业报得不好,花点钱可以转入好的专业;进了好专业没认真学,花点钱疏通关系,学历学位证书照样搞定。我从未自己买过一件衣服,小时候母亲买,长大后女朋友买,衣来伸手,饭来张口,这辈子好像什么都不用愁。在大学待了四年,直到毕业后我还未搞明白,这四年都学了什么。

那天晚上,天下着小雨,父亲开着那辆破旧不堪的嘉陵摩托,带我直奔县城。

深化投资公司的副总姓巴,是我们老家人,据说人脉资源很丰富,后台硬,老家很多毕业生找工作,都找他安排打点。父亲是通过镇里当副书记的老同学搭线,才和巴总见上面的。为了这条线,父亲费尽心思,足足等了一个多月,巴总才在百忙之中抽空接见。临行前母亲谆谆教导我,见了巴总该如何如何。

我对巴总的第一印象是：真气派，浑身上下，从头到脚。体态特征相当明显，一个字——大！大脑袋，大耳朵，大眼睛，大鼻子，大脖子上缠着条粗大的金项链，凸出的将军肚大如怀胎九月的孕妇。按照我们农村人的观念，这种人很有福相，财运亨通，福禄双全。

父亲是个老实人，社交火候欠佳，见到巴总基本没什么寒暄客套，报了当副书记的老同学名号，便直奔主题。巴总稍微打量了一下我的长相，问了学历和专业，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个小本。

临别前，父亲将一个鼓鼓的信封往巴总裤兜里塞。巴总先是说一番我和某某书记谁跟谁之类的客套话，而后拍拍我肩膀笑着说，小伙子，学金融前途大大的有！然后对我父亲说，这社会找工作甭管什么国有私有，上头现在还没闹明白到底是国有好还是私有好。我想，他大概的意思是反正哪里待遇好，就上哪。父亲唯唯诺诺一番，喜形于色。

后来，我就上深华投资公司报到去了。那天报到的不止我一个，还有五六个大学生。彼此闲聊，学什么专业的都有。深化投资公司的办公楼给人的感觉就像巴总说得那样，不用分什么国有私有，公司里办公室、人事部、财务部、市场部、客户部等，其架构和排场，跟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没什么两样。新员工安排一天培训，试用期一年，缴纳五千块钱保证金，而后我被安排在客户部工作。

客户部加上我总共就四人，两男两女。部门经理是女的，叫张楠，名字很好听，三十岁上下，打扮得挺贵气。部门的主要工作则是张校和李冰冰在做，平时各做各的，很少听见彼此寒暄说笑，见面打招呼也很少。

在客户部上班，初来乍到，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懂，要么整天跟在张校后面，屁颠屁颠地跑进跑出，要么就是抄抄写写。从上班到下班，人一刻都没闲下来，就是不知道在忙什么。张校似乎一眼看出我的心思，一句“不着急，慢慢就懂了”就带过去了，其他话就没有了。

客户部每天都会接待不少客户，给我的感觉是，这些人都大有来头。不管胖的、瘦的、老的、少的，对着我们，他们就是高人一等，脸上挂的都是美金或人民币。

那天来了一个姓赖的胖子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嘴角有颗毛痣。张校暗地里管他叫“赖三毛”，因为痣中间不多不少长了三根毛。赖三毛风风火火地来到客户部，冲着李冰冰劈头盖脸一顿训斥，脸拉得老长，三根毛都耸立起来。从他的骂声中听得出来，业务没有办得让他满意，把事给耽误了。

李冰冰那装扮得白净细腻的脸蛋，涨得通红，寻机插话解释，却不料越解释赖三

毛火越大,粗话、脏话脱口而出。李冰冰被羞辱得恨不能挖个洞钻进去,最后捂住脸哭着跑出了办公室。

经理张楠可能听到消息刚好赶到,连忙赔笑相迎,穿着高跟鞋没站稳,险些滑倒。张楠一把揽住赖三毛的胳膊,赖三毛条件反射地拉住张楠的手。这一滑一揽一拉,赖三毛的骂声戛然而止。

“赖总有话好好说,干吗发这么大脾气?”张楠脚脖子似乎扭了,赖三毛扶着她一瘸一拐地走进里间的经理办公室。一盏茶工夫,赖三毛从张楠办公室出来,火气消了不少,但临走前撂下话,就三天,再没给我办好,我直接找你们王总,找巴总!然后扬长而去。

部门闹出这事,张楠脸上也不好看,吩咐我去把李冰冰找回来。公司大楼上上下下找了个遍,没见着李冰冰,询问了保洁员才知道躲在洗手间里哭。最后,张楠自己上洗手间找她去了。从张楠走路的样子,以及高跟鞋敲打地面发出的和谐美妙的节奏来看,她的脚丫子很健康。

张校坐在办公桌前,一个劲地摇头,嘴里嘀咕着,阴沉沉的声音不大,但我听得清楚:破开发商,有钱了不起啊!

张校当年的神情,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!有时我不禁自问,关系到中国老百姓衣食住行的四大产业,假如当年赖三毛不是开发商,而是食品商、服装商或者汽车制造商,张校当时的神情会是怎样?他鄙夷的重点,究竟是有钱人,还是开发商?

可能全中国的开发商,就是从千禧年开始,逐渐拉开最遭骂的序幕的。

在深化投资上班不到半个月,我就领到有生以来的第一笔工资:1508元。对这个数字我记忆特别深刻,毕竟人活一世,很多事情都会有第一次,而第一次总是让人容易记住。

领到工资,我欣喜若狂,也忘乎所以。还没下班,就打电话给我最好的两个哥们,也是老同学,费仁和朱亘咏,要请他们吃饭。

费仁和朱亘咏都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好兄弟,费仁年长,我排老三。从小学到初中,我们都在一个班上。学生时代的我们,恰是少年,意气风发,时常在一起喝酒闲聊,大到古今逸事,小到喜欢的班上女生,无所不谈,无限惬意。

在我十七岁那年夏天,天气炎热,兄弟仨禁不住寂寞,到山里的水库游泳纳凉。说是游泳,其实三人都是旱鸭子,无非就是在浅水区瞎扑腾,泡在水里图个清凉。

我这人自小有个坏毛病,特好面子,而且做事也总爱不懂装懂。当时以为水比较

浅，便学着从电视上看到的跳水运动员那样，两脚一蹬双臂一展，跳入水里。自以为蛙泳姿势绝对帅出水准，可是，姿势帅是帅了，动作却过猛，溜出老远还呛了几口水，更可怕的是，发现周围全是水，脚底踩空！

当时以为这下自己肯定完了。求生的欲望让我不停地挣扎，努力想把头探出水面喊救命，但一张嘴水就往里灌。不记得挣扎了多久，直至全身没有力气，想过放弃。那一刻感觉自己正往下沉，而脑海里浮现出小时候看到伙伴溺水身亡，父母抱尸恸哭的场景。我的父亲母亲，是不是也会抱着我的尸体如此恸哭？求生的欲望再度被点燃，我鼓起仅有的气力再次蹬起双脚！

这次，我抓到费仁的脚！朱亘咏在上面拉住他，他小心翼翼地朝我沉水的地方靠近，伸出脚在水中寻找我的存在。费仁的一只脚，让我获得了新生。

重新浮上水面，让我觉得生活特别美好，红的花，绿的草，就连臭水沟散发的味道，都那么沁人心脾。活着，真好！

因为这样，费仁和朱亘咏成了我前半生最好的兄弟。特别是费仁，是我认为最重要、最值得信任的兄弟。我和费仁常在一起喝酒。那时还是学生，身上没几个钱，常是你凑几块钱，我凑几块钱，到店铺买瓶七八块钱的“老白干”，有多余钱就再多买包花生米。然后，找个僻静的地方，他喝一口，我喝一口，觉得特别自在。

费仁家里很穷，十三岁时父亲去世，母亲在镇上做修剪工，把他和妹妹两人拉扯大。他平时沉默少言，不善交际，但人很老实，能吃苦，做事也认真。有时教他说句假话损损同学，他都会脸红。

初中毕业后，费仁上中专我上高中，后来他复读高中考上师专，比我早一年毕业参加工作，在一家中学当教师。当时他太太怀有身孕，开了间精品店，费仁每天一下班基本就回店里。他这人除了老实，还是个“妻管严”。

朱亘咏是个退伍军人，在街道派出所当协警，我老爱管他叫“李鬼”，假警察。平时我有事叫他，基本都随叫随到，何况是领工资请客。不过换在费仁身上就不管用了，好说歹说才把他请出来。

三人下馆子，点了六七道菜，要了一箱啤酒就痛快开喝。朱亘咏是个弱智的鬼精，大事糊涂，但芝麻小事鬼精得无人能及。他一听说我领了1508元的工资，马上踢我一脚，骂我吹牛皮。

这一脚把我给踢醒。2000年年初，当时吃工资饭的什么水平？一问他俩，我领的工资竟然是朱亘咏工资和灰色收入的总和，是费仁工资的两倍多！我是学金融的，对

数字说不上敏感,但起码有些感觉。朱亘咏这一脚把我踢醒,也把我给踢蒙了。忍不住偷偷摸下口袋,我的工资是 1508 元吗?

人比人得死,货比货得扔!好歹我学历高,说不定下月领个 2508。我掏出兜里的钱往朱亘咏脸前一晃,新钞发出的声音听在耳朵里特别舒坦。朱亘咏看是真的,欷歔不已,看得出正艳羡不已。

从我们下馆子那刻起,费仁的手机就隔三差五地响起,他也总趁我和朱亘咏说话的工夫溜去外面接听。刚开始我们没太在意,几瓶啤酒下肚,朱亘咏问他搞什么鬼。我也借酒起哄,笑话他妻管严。

这时费仁的手机刚好响起,我和朱亘咏笑作一团。费仁酒精壮胆,咳嗽一声,腰板一挺,当场按键接听:“我说再过一会就回去了。你这样让我很没面子!”听不到他太太说什么,但费仁之后的应答就是嗯嗯啊啊,这种拟声词估计没多少人听得懂。“你要是困了就先睡。”似乎每次费仁挂太太的电话前,都这么说。

酒接着往下喝,没多久手机又响起,费仁干脆不接。可能他太太打手机打上瘾了,一个不接打俩,俩不接打仨,总之手机铃声就没停过。费仁面子上过不去,先是调了静音,再后来频频上洗手间。看他如坐针毡,我便主动提议让他先回去,下次再约时间。费仁如释重负。

那天晚上,我和朱亘咏喝到很晚,也喝高了,一直疯到下半夜。朱亘咏一整晚都在提我的 1508,夸我是都市白领。我一直都很喜欢喝酒后的感觉,时而大江东去,时而花前月下,好像这个世界任何事情,任何问题,在酒精的世界里,都如同餐桌上的佳肴,变得小菜一碟。同样,“1508”这个数字,在酒精的世界里,如同教室里的投影不断放大,后面不断地多一个零,再多一个零。

迷幻的世界真的很美好。现实中的人们总想多一点清醒,少一些迷幻,但活着的人,大多数都难以拒绝迷幻的诱惑。在迷幻的世界里,生活中的压抑与困顿,或多或少能在心灵深处留下美好的印记,就像凋谢的昙花,仍有余香弥留。

老祖宗谆谆教导后人,“无功不受禄”,怕我们贪小便宜吃大亏。在深化投资公司上班,在我看来就是高薪厚禄。虽然没像吹牛那样,领到 2508,但每个月的工资都是有增无减。特别是拿到毕业证后,档案往人事部一交,每月工资更是几十、上百地增加。

当时其他企业什么情况不得而知,但深化投资的员工福利是相当好的。住房公积金、医保和社保,事业单位有的福利,深化投资都有。我的感觉就是,父亲的信封没白塞。

按照这样的待遇和增速，暂不说我所在的城市，每个月不吃不喝，不出半年我就能在上海买个卫生间，不出一年能在北京买个卫生间，当然，是小户型的那种。当年按揭供房子还属于新兴事物，对我这种刚出茅庐的社会青年来讲，不会像现在这样，赚钱都要往房价上比。

每逢周末回家，母亲总关心我的工作顺不顺心，要我与同事和睦相处，与人为善。母亲自小没读过什么书，对子女的教育很传统，且爱唠叨。父亲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高中生，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担任班长，学习成绩优异，高中时和在家的母亲自由恋爱了。换句现在的话讲，这叫思想前卫。不过父亲读高三时，母亲怀孕，被迫退学。

在那个畸形的年代，自由恋爱是不光彩的事，早年还有人背后拿这事当笑料讲。后来时代进步了，加上父亲母亲一辈子辛劳打拼，家业兴旺，子女成器，便没人再提这事。从我懂事起，从未觉得这件事有什么不光彩，上学后了解了那段特殊时期饱含沧桑的历史，我更加敬佩父亲母亲。

父亲也关心我的工作，会问我平时都做什么，忙些什么之类的问题。母亲的关心我嫌啰唆，但父亲的问题经常会把我问傻。

在深化投资，工资待遇虽好，但劳动纪律很严，迟到、无故旷工管得最严。我住在深化自建的职工宿舍，离公司不到两公里，每天七点五十前便准时到单位提前签到。

深化跟别的企业很不一样，跟政府机关更不一样。在很多国有企业、政府机关，想找个闲人聊聊天不难，但在深化却很难找到，不是没有，是没人肯聊。就算在客户部，张楠、张校、李冰冰还有我，两男两女共处一室，说的做的除了工作还是工作。

有次我觉得实在太闷，趁抽烟的工夫试着和大家讲个笑话，活跃一下气氛。结果，除了李冰冰拿眼角稍稍瞟了我一下，停留的时间不会超过一秒钟，其他人脸皮肌肉基本保持原始状态。自此，我不敢随便在公司里讲话了。

同事和同事是这样，部门和部门之间也这样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。在深化将近半年，不少同事我只认得人，最多也就记住姓氏，诸如老钱老王，名字大多都不知道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我想跟哪个人混熟点，称兄道弟的，也没什么机会。

有次张楠让我去材料室领取一些合同文本。材料室在大楼最顶层，走上去我发现工会原来位于顶楼，不过大门用大铁链锁着，沾满灰尘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玩意是虚设的。公司每逢重大节日的所谓庆祝活动，都很官方化，发个红包，再开个纪念会，草草了事，像别的企事业单位搞什么职工旅游、联谊之类的活动，对我们而言只是传说。

一次偶然的机​​会，让我对深化投资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。

物英建筑工程公司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，老板姓庭，叫庭有才。姓不多见，但名字搞笑，据说跟市里某位领导交情颇深。庭有才名如其人，个头高瘦，长得斯斯文文，戴着金边眼镜，到客户部时打过几次照面，每次都是张楠接待的，具体谈什么谁也不好过问。

那天下午，张楠上北京出差，临下班时巴总突然来电话找张校，说庭有才在世纪大酒店设宴，他没时间，让张校随便带两个人去应付一下。

张校提着电话战战兢兢地问：“巴总，这合适吗？您说我以什么身份参加？”

巴总微微沉吟：“就以客户部副总身份去。”

“是，是，巴总。”张校唯唯应诺，“具体什么时间？”

“下班后过去。”

张校挂完电话，叫上我，开着他的富康，直奔世纪大酒店。十来分钟的车程，一路上瞧得出他有几分得意，当时我心里暗骂：你也是两道眉毛一张嘴，会笑的动物啊。

世纪大酒店是一家五星级酒店，酒店豪华的装饰正如书上描写的那样富丽堂皇。张校对酒店很熟悉，进入大厅后乘电梯直接到了三楼中餐厅，服务员问几号包间，一句“贵宾 6”，头也不回径直走，服务员赶紧在前边引路。

应邀饭局的原本是巴总，参加时变成张校，设宴请客的原本是庭有才，招待时变成庭有亮。明眼人都晓得巴总没来，庭有才临阵易帅，派弟弟庭有亮过来应付。至于那个姓秦的小伙子，跟我一样，只是个陪衬。

见面握手、互报姓名、招呼入座，社交场合官方动作礼毕，庭有亮赔笑说：“我大哥刚接了个电话，公司有点急事，回去处理，处理好马上过来。实在不好意思。”

“庭总客气了。”张校拿起毛巾，轻轻地擦着手，说：“当领导的都很辛苦忙碌，我们家巴总也是遇到急事来不了，临时差我来的。不然我一个客户部的副总，哪赶得上这美差啊。”

庭有亮哈哈一笑，起身敬了根中华烟：“哎呀，张总真是太谦虚了，一看张总就知道是深化的顶梁柱，不然巴总怎么会差您来不是？”

双方一来二去客气一番，庭有亮招呼上菜。那晚上吃的美味佳肴，如今我已想不起来也叫不出号，一来刚出校门的我没到过这地方，就算到过，星级酒店的菜名也不是想叫就叫得出来的。只记得桌上有盘龙虾，我喝了五瓶啤酒，他们开了两瓶茅台，

那姓秦的小伙子是劝酒的，为劝酒起码自灌一瓶。

饭局上张校和庭有亮交谈甚欢。大致是庭有才通过关系，在西二环拿了块地皮，说是要开发房地产。物英和深化在这个项目上已经洽谈完毕，合同也签了。两人说起话来很客套但也很专业，谈建筑，谈开发，谈管理。张校对物英公司的合同好像也很熟悉，几句话说得庭有亮更是频频劝酒。

张校没有说得很明白，只说巴总很重视和物英公司的第一次合作，相关的材料已经送到客户部，等客户部把材料弄完整，就可以直接报批。

几杯热酒下肚，庭有亮就开始与张校称兄道弟了，席间有谈合作上的事，也少不了讲点荤段子，负责上菜斟酒的包间公主成为重点调戏对象。

酒足饭饱后，庭有亮盛情未尽，非要换个地方再接着喝，拉着张校带我们上四楼 KTV。

坐在包间里，灯红酒绿。庭有亮一声“小姐进来”，高个的、小巧的、丰满的、苗条的，花的、绿的、红的、紫的，十多个风情万种的小姐就站在了我们跟前。那一次，真叫我看得眼花缭乱，春心大动。

庭有亮和张校唱了一晚上歌，都是诸如《我的中国心》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的老歌。他们这代人也只会唱这些。多好的老歌啊，两人五音不全经常唱跑调，用“鬼哭狼嚎”来形容也不为过。但每每唱完，小姐们总会比粉丝追大歌星还卖劲，鼓掌、敬酒，还娇滴滴地说，老板唱得真好。

那晚上我被小姐灌得险些现场直播，但明白了好多道理。原来酒可以这样喝，歌可以这样唱，钱也可以这样赚。

散场后，庭有亮送我们上车。上车前，往我和张校的口袋里都塞了东西，说是一点小意思，以后有时间多多联系。

回到宿舍已是凌晨一点来钟，灌下去的酒在肚子里翻江倒海。吐了酒，脑子感觉清醒许多，摸摸口袋里庭有亮塞的东西，掏出一看，正和父亲那晚往巴总兜里塞的东西一样，只是我的单薄了点：五百块。

拿着装钱的信封，我傻眼了。我和张校不过是深化投资公司客户部的普通职工，既非政府部门也非权力机关，庭有亮吃喝玩乐热情招待不说，还给红包？无功不受禄，五百块在当时来说已经算不少了，将近我十天的工资。

他给红包做什么？这红包算不算别人所说的“灰色收入”？一大堆问题立刻冒了出来。我还想到，那晚朱亘咏踢我的那一脚。

第二章 一夜暴富的神话

我们都是小人物,不是大企业家,也不是专家学者,我们更关心的,还是柴米油盐的生活,这更为实际。总的来说,人与人之间,人与单位之间,单位与单位之间,终究一点就是一场角力与暗战,平衡点就是财富。

我开始留意自己每天做的事。凡是从我手上经过的每一张纸,我都会从头到尾看个清楚,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,但大多数是一些客户的资料,没有其他特别之处。

和往常一样,我每天跟着张校进进出出。跑得最多的是各行各业的工厂企业,做电子的、做水暖的、做手机的、做内衣的等等,当然也有房地产开发公司。有时到企业的厂房走走,有时到建筑工地看看,有时和企业的老总或部门经理喝茶聊天,一整天跑来跑去没闲过。

李冰冰和张校一样忙,但她每天做的事情似乎简单得多。跟了张校将近半年后,张楠安排我改跟李冰冰。

李冰冰长我三岁。跟她共事不像与张校那样呆板、不苟言笑,起码外出办事时我故意整点笑话,她会笑出声来。李冰冰做的事情其实比张校复杂得多,跟了她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

和李冰冰每天跑的最多的是银行,基本上什么银行都有,有时候给客户办理按揭手续,有时候给客户办贷款手续,填单制表,复印客户资料。虽说做起来像个中介打杂的,但跟李冰冰陪客户去银行的感觉很好,不论办什么手续,都是一路绿灯。原以为跟了李冰冰后肯定能学到点专业本事,然而日子一天一天过,发现每天重复的都是这些事,唯一不重复的只是新客户的脸。

有一天，因为次日要办理的业务资料特别多，晚上要加班。处理完事情后我觉得肚子饿，随口问李冰冰要不要一块去吃夜宵。李冰冰虽然比张校容易相处，但还不是我想象中的随和，二十七岁的人仍是单身，从这点便可窥知。我只是出于礼貌随便搭个口，出乎意料她竟然同意了。

地方是她选的，离公司不远的一家叫“浪漫空间”的餐厅，说是餐厅，其实更像个休闲小吧。整体环境很清幽，慢节奏的轻音乐感觉很罗曼蒂克。孤男寡女坐在里面，不像同事，说是情侣，十个人会有十一个说像。

挑了座位，李冰冰问我吃什么，我笑笑说随便。她像是这里的常客，不用看菜谱，就点了一盘飘香脆骨，一盘泡椒凤爪。还记得的就这两个菜，有些现在已叫不上名。她还点了一瓶干红葡萄酒，那晚是我们第一次在一起喝酒。

李冰冰平时给人的感觉比较含蓄，话也不多，但那个晚上我对她的印象完全改观。

高脚杯里血红色的液体在暗淡的灯光下显得有些深沉，在李冰冰纤细白净的指尖上跃动。我不禁暗叹，那双手应该是很柔软的手。我是缺乏浪漫感的人，长这么大还没有和哪个女人这般浪漫过，别有一番滋味。有时我笑自己，人生第一次浪漫，给了李冰冰。

有句话说，男人都是用下半身思考问题的。不知这句话是谁发明的，但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，总能引起不少共鸣，特别是女人。理论源于实践，发明这句话的人起码都是用下半身思考过或回答过问题的人。其实我对这句话并不反感，它确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，但我还是比较赞同男人是容易想入非非的动物，特别是遇见有情调的女人，再有品位的男人也会把持不住。

“有女朋友吗？”李冰冰的问话让我回过神来。我嘻嘻一笑，回答说：“以前有，一年前吹了。”

李冰冰挺认真地看了我一眼：“不是你把人家甩了吧？”

我微微一怔，委屈地说：“我没钱，脸也不白，除了这什么都不缺，就缺女朋友！”

李冰冰显然是被我逗乐了。她哭的时候凶，但笑的时候很迷人。我看得出她对我有好感，赶紧趁热打铁，想从她身上打探深化的一些情况。

“李姐在公司多长时间了？”

李冰冰轻轻地擦去嘴角的酒渍，微做思考状，说：“七八年了吧，我是补员进来的。”

李冰冰很善解人意，见我不解，接着说：“公司以前叫利民科技，是一家国有企业，经营农产品的，我爸退休那年我补他的缺位进来的。”